

·陌上影事· 之前谁能想象,奥巴马爱看《纸牌屋》、英国王室追《唐顿庄园》

## 电视对电影的追击开始了

过去五六年前,电影圈和电视圈之间的鸿沟深且清。最明显的特征莫过于,电影明星绝少出现在电视剧中,哪怕从小荧屏起飞,都一路振翅不再回顾。乔治·克鲁尼、詹尼佛·安妮斯顿、赵薇、姚晨……这样的名单随手能列出一串。电影,是正儿八经的艺术,而电视,是供人消遣的工具,瓜子零嘴怎么能和满汉全席比?

然而这个成见,近几年一再被挑战。新晋奥斯卡影帝后卡西·阿弗莱克、艾玛·斯通,都签下了电视剧合约。国内的影后们周迅、赵薇、姚晨也都回归阔别已久的电视剧中。更资深一点的,妮可·基德曼主演了HBO今年的重头剧《大小谎言》,凯文·史派西的《纸牌屋》新一季将在五月开播,最爱讽刺人的伍迪·艾伦,都连导带演的鼓捣出六集《六场危事》出来,虽然他还是忍不住在片内对电视剧冷嘲热讽,但无论如何,他在小荧幕出现,就是电视剧行业对电影吹起的战斗号角。

何以电视剧行业近年来这么姿态高昂?一方面是对手的颓唐,2016年电影业不大景气。好莱坞历来最看重的暑期档,票房比同期下降15%,无数大片纷纷扑街。另一方面是电视剧行业的加速,凭借市场的扩大和制作的升级,玩了

一把漂亮的弯道超车。

第一部为行业加速的电视剧到底是网络新贵“网飞”出品的《纸牌屋》还是老牌电视台HBO的《权力的游戏》,难以定论。但以它们为标志,电视剧开始走向“电影化”:

剧情紧凑,不再拖沓肿胀,故事本身也更文学化;制作精良,从打光、场景、特效都精工细作;演员表演细致到位,克制的表达多过肥皂剧惯用的夸张逗引。

在内容制作上,“网飞”率先引入大数据作为作品指导,将目标观众从“婆婆妈妈”辈,转向更广大的人群。习惯通过电影获得深思和享受视觉刺激的人,也渐渐被电视剧打动,之前谁能想象,奥巴马爱看《纸牌屋》、英国王室追《唐顿庄园》?

从商业效应来看,《纸牌屋》为网飞通过客户订阅、股价攀升带来巨大收益。《权力的游戏》一季拿到超过一亿美元的投资,不仅远超其他电视剧,连许多电影都望尘莫及。

“电影魅力的根本不在人们对电影的热爱。”苏珊·桑塔格曾这样总结,而这一点正以飞快的速度朝着电视剧转移。自然而然,电视剧行业开始进入好时光。

与此同时,电影业的倒车开得十分明显。出演

《毕业生》《克莱默夫妇》的影星达斯汀·霍夫曼早在2015年就炮轰时下的电影行业是“五十年来最低点”:重商业、重投资、重短周期,而轻文本。往日《毕业生》在四堵墙之内认真拍100天的往事,不再有了。

就在这一增一减的趋势下,大牌明星们难免会深思,还有什么只是只有电影才能赋予的?

电影业素来引以自豪的有两点,第一是视听上的刺激,巨幕、3D效应,环绕立体声以及李安使用的120帧,都是在狭小客厅里无法完成的。但VR设备的出现,却带来变数。戴上VR眼镜,人就能被拉进故事中,最佳的沉浸感,也不过如此吧?

另一点则是神秘的“场效应”。银幕亮起、灯光暗下,所有人在同一场所内被带入同一个故事,确实会产生一种心魂共振的效应。古希腊最早的戏剧,就是作为巫术仪式诞生的。但,网络都已经让交流以光速进行了,“场效应”就不能突破物理距离吗?许多视频网站已纷纷用弹幕来尝试,电影靠它的庇护还能笑多久?

形式的竞争有时会加速一些艺术种类的消失,有时也能促使彼此发展。不管这场电视对电影的追击如何收场,对观众来说,有更多机会看到明星们精湛的表演,终究是赏心乐事。

文/陈陌



陈陌 专栏作者,影评人。

·无限杂思·

建立在技术上的各种体制对时间的设置,则或生动具体,或生硬教条,而且无孔不入,甚至好像“原本如此”

## 社会时间 是人为建立的制度

文/刘洪波

哲学的时间审思,看起来有些自说自话,有些深不见底;科学的时间探寻,看起来遥不可及,有些不着边际。而建立在技术上的各种体制对时间的设置,则或生动具体,或生硬教条,而且无孔不入,甚至好像“原本如此”。

工作的时候,你在想着下班后去看场电影或逛街,这是现代体制作出的时间安排,每天的时间分成上班和下班,并非从来如此。渴望周末和痛恨周一,是伴随现代工作体制而来的症状,对于原本没有星期概念的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周末休息两天,二战后才有,中国则是1995年才实行,这就意味着,对30岁以下的中国人来说,一周休息两天显得天经地义,而对30岁以上的人,至少在学校里了解过周末只有一天。至于更长远的安排,你可以预期过上退休生活,这在世界上不到200年,中国古代则只有官员才有“告老还乡”,因为官员一定不能在家乡为官,70岁以后才会“致仕”。我们每天与之打交道的时,是一套被建立起来的制度,它决定了每个人度过生命的方式,也决定了每个人设计和想象生活的基础。

以财富、霸权和贸易为驱动力的大航海时代,揭开了时间革命的序幕,确定海上位置对精确时间提出需求,这事关乎生死,使钟表业获得发展。手表最初只是一种女性装饰,绅士的标配则是怀表,直至19世纪末英国人在战场上为对时方便而要求士兵佩戴手表,此后手表逐渐成为城市人的普遍配置,直至其功能被手机驱逐,手表朝着奢侈品发展,而现在,借着可穿戴设备对手腕这个“空闲位置”的利用,计时作为数字手环的功能之一回归了手腕。

工业时代与农业时代对时间的控制极为不同。农业时代要求的时间精度以日而计,而工业时代的时间精度精确到分;农业时代不在意每个地方按自己的日出日落进行安排,工业时代要将地方时替换成标准时。铁路是使这一要求变得迫切的先锋,于是1883年,拥有最长铁路线且幅员广阔美国,由各铁路公司一起建立了时区制度。次年,划分时区的国际时间会议于就在美国召开,考虑到时间管理在现代社会的核心作用,这个里程碑事件虽然确定格林尼治经度为时区划分的原则,保全了大英帝国的颜面,但预示了美国作为工业时代新兴大国的未来统治力。

工业时代重新定义了生命价值。在农业时代,体力决定收入,一个人的收入峰值相对年轻;而在工业时代,技术熟练程度、技术与体力结合的完美度更加重要,收入的峰值就推迟到中年时期。工业时代创造了“职业生涯”,并将人生纳入到职业生涯的规划,这跟农业时代里农民和手工业者普遍子承父业的状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对所有的人生进行了统一的规划,学龄前阶段、学习阶段、工作阶段、退休阶段,通过家庭、学校、工厂、兵役、婚姻等一系列相互衔接的制度设定了。

工业体制要求的效率,把时间转换成流水线上的动作,精确度达到零点几秒,泰勒制和福特工厂代表着对时间价值最大化的压榨。在工业文明替代农业文明的过程中,一直伴随着“更短的时间产出更多的物品”和“将工人更久地固定在流水线上”的努力,也一直伴随着工人从破坏机器到争取更长休息时间的斗争。10小时工作制,8小时工作制、周末休息权、周末双休制等等,从工人的要求到成为法定制度,显示了劳动阶级、资本家和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每周40小时工作,使被精确管理和运行的时间空闲起来,推动了消遣娱乐、阅读旅游等“私人生活”的丰富,新的工作机会和财富领域被开辟出来。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无非一种时间社会现象。在技术进步还没能使生活改进依靠更多资源消耗实现之时,一些地区的“后工业化”,是以另一些地区的“工业化”为前提的,工业化向前工业化地方推进,先行工业化的地方才得以“后工业化”,这就是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后工业社会的产业“转型升级”了,工业化的地方只是“技术更新”,甚至被固定到世界贸易的低端位置。大家都得期待技术进步,最好进步到人类不需要靠消耗人力去改进生活,否则“国际秩序”就会安排一些地方给人打工,另一些地方享受打工成果,这就像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哪个时候都有“劳心阶级”和“劳力者阶级”。

后工业、后现代,显性一面来说,是对工业社会、现代性的种种反动;隐性一面来说,是“现代化”完成状态的超越性潮流。从社会进程看,后工业、后现代之“后”,本身是一个时间性的概念;从人的状态看,后工业、后现代状况是时间从催生需要较多地转移出来时产生的一种生活、文化和精神性情景。一个在基本生存中奔波的人,尽管也处在碎片化时间之中,而无法“后现代”,无法支离破碎,而会目光炯炯地固着于他的生计,努力序化他的生活,把碎片化时间整理进他养家糊口需要的相对完整状态。

我们今天的时间认识和时问生活,整体上是工业时代建构起来的。农业时代的时间图景因渐行渐远而获得了诗意,时间来源也从取诸天地变为“钟表标示”。工业时代的时间体制也正在松动,如居家办公、弹性工作的兴起,如追慕新奇使收入顶峰从中年时期移向青年时期等等。社会正在对时间进行重构。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

·文化符码· 私密情感的公开化似乎逐渐成为了寻常的状况,可见传统的空间区隔在逐渐发生着改变

## 当个人情感被公开展示

文/张斌璐

作家琼瑶的一封关于死亡的公开信,突然将人们拉到了这个庄重的话题之中。在信中,作家表示“我来时一无所有,去时但求干净利落”,面对死亡,表现得从容且潇洒。信里向亲人嘱托后事,要求“不发讣文、不公祭、不开追悼会”,并且宣布“不要在乎外界对你们的评论”,意在低调处理,但是这封遗嘱却以公开信的形式发出,激发了网上一片波澜,似乎又显得不那么“低调”。

值得注意的是,在《朗读者》节目里,作家麦家也朗读了自己写给儿子的家信,和琼瑶类似的,关于死亡、关于亲情,这些本应是家人之间非常私密的沟通,却出现在了公共媒体之上,形成了公众议题。这并不是纯然的演出,我们有理由相信其中的真情流露,然而,私密情感的公开化似乎逐渐成为了寻常的状况,可见传统的空间区隔在逐渐发生着改变。

在过去的空间格局里,公共空间和私密之处泾渭分明,分别遵循着两套不同的伦理法则。一旦该法则出现混乱,那必然引发事件。到了新技术

时代,空间开始彼此融合,彼此交叉渗透。琼瑶所借以发布公开信的脸书平台,既是属于她自己的一方净土,又是和读者交流的舞台。麦家虽然借助了电视平台来表达,而这一表达方式也只有今天在今天这个“融合时代”才具备真正的生命力,不然就流于表演。

空间格局的变化导致的是个人主体的改变,媒体学家麦克卢汉一度预言媒体是“人的延伸”,而如今,人已经延伸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情感一度是私有的,唯有亲近之人方得以分享,而如今开始逐渐走向共享。你可以随时随地展示出你的生活百态,也可以对旁人的生活感言评头论足,就像在你的身体上延伸出了无数触手,这些触手相互交织,彼此相拥或者纠缠。

琼瑶平静地向家人谈论死亡,但她依旧是那个拥有无数读者的琼瑶,她分享着每一个足以被打动的个人情感,麦家也是如此。在那一刻,他们并不是一个孤独的个人,而是新技术时代中无数空间的一个交点,在这个交点中汇聚了大量的情

感和精神,共同构建起了这个时代的宏大整体。

不过,琼瑶谈论的是死亡,而麦家则在家信里读出了儿子和自己的隔阂。在这个情感共融的世界里,依旧隐藏着真正的不安与惶恐。或许一个年轻人在交友软件上拥有大量的好友,但他在家里却将自己紧锁于房间之中,和父母不再交流。死亡更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生死相隔,呼吸之间。死是生的邻舍,但生人却总不知死,谁都知道这个邻舍近在咫尺,却从未谋面。

新的技术时代在更新人的主体的同时,依旧要面对旧的人情危机,包括如何面对身边的人,如何面对死亡,这一切仍有待解决。人延伸到了四面八方,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情感模样。情感不断被加以展示,而同时得到展示的,也有着传统人格在新技术面前的阻隔与隔阂。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如洪流东去无法遏制,而我们的肉身和真情依旧不可运移。随着技术的进一步革新,人的情感会拥有更新的表达形态,到那一天,或许我们面对情感、面对死亡的态度,会完全不一样。



张斌璐 文学博士,目前从事文化和文学批评。

·书海泛槎· 所谓相互挑剔,正是他们最真诚的相处模式,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亦夫妻

## 险些见不到朱生豪这些情书

文/丹萌

在认真翻开《朱生豪情书全集》之前,我对朱生豪的印象,大抵只停留在莎翁译者和朋友圈金句王这两个不太相称的名头上。

“醒来得觉得甚是爱你”,“我是,我是宋清如至上主义者”。仅凭几句话,没读出真有多甜,倒是觉得,把“宋清如”三个字抹去,改成自己所爱之人的名字,爱人是否会因此感动得涕泗横流不好说,反正,应该觉得我挺“文艺”的吧。

事实上,朱生豪的情书里文艺之处不多,反倒是有不少或猖狂或肉麻的孩子气。

过去我喜欢反复抄写王小波写给李银河的信,即使是在表达最直白的感情时,字里行间也总能看到他满溢的才华,譬如他写自己想李银河想得发疯,只字不提“想”,只说“你不在我多难过,好像旗杆上吊死的一只猫”。

朱生豪却不用什么复杂的比喻,只是直白地叙述自己的感受,觉得等信煎熬,写下“别说冬天空易过,渴望着信来的时候,每一分钟是一个世纪,每一点钟是一个无穷”;想夸她时,便说“你聪明,你纯洁,你可爱,你是好人”,都是极简单的大白话。

他与宋清如相识在“之江诗社”,据说第一次相遇时,两人就相见恨晚,在思想的各个维度上热烈碰撞,仿佛“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恰好要去

往同行的方向。

他们彼此通信很多年,信中也常谈诗,可有时读着朱生豪的信,我会为他的耿直感到生气,明明是因为诗歌才走上彼此吸引的道路,为什么他总在不停地挑剔宋清如诗中的别字、病句、平仄?好容易等来一句肯定的评价,“第二句固是好句子”,之后又肯定会跟一句转折:“但蹈袭我的句子太甚,把犹袭二字改为空扑吧。”

怎么连蹈袭他写的句子也成了罪过?这人未免也太挑了。对待事业认真是好事,但对待爱人也如此苛刻,不煞感情?

大约是不煞的。说起来,宋清如也是个“奇女子”,自幼家境殷实,成绩优异,热爱诗歌,向往自由,当时的社会风气是讲究“女子无才便是德”,家里给她订了门亲事,她大喊着不要结婚要读书,最终来到了杭州之江大学。

但与“孩子气”的朱生豪结了婚,她还是回归了传统的家庭生活。当时局势紧张,要保留“诗和远方”谈何容易?朱生豪不愿为伪尽力,导致夫妻俩生活很是贫困,而他在这样的局势里坚持着自己的翻译事业,她就心甘情愿在一旁打点生活,以作陪伴。

“一代词宗”夏承焘曾评价他俩的结合是“才

子佳人,柴米夫妻”,宋清如虽然以英文不好为由,没有和朱生豪共同翻译莎士比亚的剧作,但他的每一篇翻译,她都是第一个读者,我们能从朱生豪的信中读出多少对宋诗的挑剔,宋清如大概在校对整理过程中也都曾一一还过给他。

所谓相互挑剔,正是他们最真诚的相处模式,两人的关系亦师亦友亦夫妻,既是陪伴过日子,也能在灵魂层面交流,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朱生豪32岁就去世了,带着对翻译事业的热爱和对宋清如的爱。在往后的日子里,宋清如没有再嫁,只是独自抚养着朱生豪去世时刚满周岁的孩子,并整理着他的翻译作品。

据他们的孩子说,宋清如始终妥善保存着朱生豪这些年的信笺,但从未想过发表,只打算在离世时陪她一同烧毁。后来有不少文化界朋友得知此事,前来劝阻,考虑到朱生豪在我国文化界的历史地位,这些私人信笺也将是一笔颇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宋清如才终于同意公开。

作为妻子的宋清如,爱着朱生豪,私密地爱着;但作为友人的宋清如,更理解朱生豪,理解他之于我国文化界的意义所在。

没想到,合上了书,我倒也成了宋清如至上主义者。



丹萌 媒体人,专栏作者。

·闲读碑帖· 赳赳武夫的杨秀能有如此文采,我怀疑有代笔。但《董美人》里的情感太深,假手他人作不来

## 风度端凝《董美人》

文/胡竹峰

姓和名与字以及号的搭配大有深意。“董美人”三个字搭配好,字形好,董字繁复,美人二字简单,董字的繁复藏得住美人。赵钱孙李四个字笔画少了,配上美人二字,失之丰腴;赵大人、钱贵人、孙夫人、李夫人的搭配就黏帖得多。

“董美人”三个字缓缓念出,有一种娉婷袅袅。我读《董美人》,能读出隋朝某年某月某日某人笔下墨色的娉婷袅袅。《董美人》全名《美人董氏墓志》,为隋文帝第四子蜀王杨秀给其妃子董美人所写的墓文。

前人评价《董美人》,以风度端凝四字形容。风度是举止是仪态是言谈,端凝是端庄是凝重是气质。书法的风度端凝说白了还是书写者的全神贯注。

我读《董美人》能读出书家的全神贯注与心无旁骛。

碑以全神贯注见长,帖还是走神的居多。王羲之的《兰亭序》,杨凝式的《韭花帖》,苏东坡的《寒食帖》,差不多都是走神的尤物。不是说帖里缺乏全神贯注的精神,颜真卿的《祭侄稿》,米芾的《蜀素帖》,便是全神贯注的创作。

唐人尚法,书作多是全神贯注,晋人通神,下笔往往走神。

隋朝书法我所见不多,除《董美人》之外,还有《龙藏寺碑》《曹植碑》《真草千字文》等作品。我的不多所见中觉得隋朝书法的风格合南北之风,以结六朝之局,开唐人门径,始知唐人并非踏空而来。

《董美人》一字以概之可谓妍,既美且巧,既巧且妙,可去尘俗。尘俗者,尘世俗庸俗。尘俗者,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言语无味。

我读《董美人》,有身世之感。这身世不是我的身世,我们活得太准时,都忘了身世。这种身世之感,是董美人的身世。董美人是隋文帝第四子蜀王杨秀的妃子,开皇十七年二月染疾,至七月十四日戊子终于仁寿宫山第,春秋一十有九。杨秀触感悲,亲自为董美人撰写了这一方墓志铭。

《董美人》的笔墨好,文辞更好,婉转凄切如十月秋雨。“寂寂幽夜,茫茫荒晓”,只此八字让人有生死两茫茫之感。

埋故爱于重泉,沉余娇于玄隧。惟镜设而神见,空想文成之术。弦管奏而泉演,弥念姑舒之魂……余心留想,有念无人。去岁花台,临陪陪践,今兹秋夜,思人潜泣。

利落而真诚。秋夜易起悲思,秋夜悲思不忍闻。秋风秋雨,黯然销魂,蜀王杨秀临纸而立,或

许也临纸而泣,他是梁楷焦墨画下的人物。前些时见到梁楷的人物画真作件,何止高古、简直真古,简直上古,有三朝青铜气。

《隋书》说杨秀容貌瑰伟,有胆气,美须髯,多武艺,史书还记载他性格残暴,欲生剖死囚,取胆为药。面对情爱,武夫亦有深情。面对死亡,暴徒也会喟叹。赳赳武夫的杨秀能有如此文采,我怀疑有代笔。但《董美人》里的情感太深,假手他人作不来。情感太深,以至通神,只能如此理解。

《董美人》,道光年间陕西出土,后归收藏家徐渭仁。咸丰三年沪城之乱,碑石遭毁,仅拓本存其芳菲。这样的天生尤物,人间留不住。拓本说到底只是碑石之影,但《董美人》之影,不少人影遐想。

民国四公子之一袁克文给朋友写信说:“《董美人》不得,食不甘,寝不安。兄能致之,当以文徵明山水小帧为报,且立践唐佛之诺。原主亦决无相偿之酬也。盖弟梦想此拓已十年矣!”吴湖帆先生亦喜欢《董美人》,夫人潘静淑嫁妆里有一件《美人董氏墓志》拓本,吴先生常相携入衾,深情摩挲,说是与美人同梦。

不知何故,我一直把董美人当董小宛的前世,杨秀投胎变作了冒辟疆。



胡竹峰 媒体人,出版有《衣饭书》《民国的腔调》等书。

